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圖籍序一

符瑞圖序　田諫議

君德昭明則天地應焉和氣絪緼則禎祥生焉和氣外於天也爲霧露爲潤沐爲文采和氣發於地也爲靈源爲枝葉爲器皿器皿之衆不可勝載或丹其甑或寶其鼎者也枝葉之數不可徧紀矣即爲芝爲靈即爲蓂者也爲淵爲源爲醴泉之類者也爲文爲彩若卿雲之比者也潤沐則發爲膏露甘露則出若景星以類旁求舉一相貫禽虫得之則威鳳神雀至焉鱗虫得之則黄龍白魚出焉蓋聖人修動天之德自臻其祥史官撰編年之書得談其異被於竹素驗於曠昔闇君暴主不無禎祥衰世亂邦亦有符瑞故王莽矯詐而白雉入貢晉衰微而騶虞乃來竊尋本其微原其理以爲天之六氣杼軸元化之万物陶鎔成

質在生植之多品因邂逅以不類所以禾之秀也或異畝而同
穎穀之實也或一年而再稔實天地偶然之理非時政必應之
感何爲妖獸怪禽能變姿呈象實繁厥形不一使人奇詭於視
聽接毫遂跡於縑緗貽厥後君目爲瑞典常情一覽不無所惑
且草莫靈於屈軼逢佞必指未嘗指一佞人而當時從而去之獸
莫祥於獬豸遇邪必觸未聞觸一邪臣而當時從而殛之以堯
之明迨舜之聖唐典斯在虞書備存于時佞人居庭邪臣就列
非舜舉賢則元凱無由進也非堯去凶則驩兜無由去矣況草
靈異及於指佞獸祥未侔於觸邪雖朱草紫芝自產叢而特異
麟毛繢羽於生類以稱靈固不足貴也若以春執耒耜時逢一
雨錫必謂之靈雨冬斂稼穡時飄一雪錫必謂之瑞雪以豐年爲
瑞則民之福也年之不豐由風霜水旱之爲災爲災不已則強
者執戈以寇粮弱者易子以相食相食不已餒沉于道路死繼
于溝壑是時雖以一盃甘露醴五色靈芝易耕耘之食不可得也

以賢人爲瑞則國之福也賢之不來由讒邪並作之爲災爲咎不已則智者慎言以避禍怨者有怨以思亂思亂不已則揭竿於耒耜爭危於社稷當是時雖獲九包之禽雙觡之獸俾靖邦國之難不可得也夫居安思危雖有妖災妖災無所害也苟自憂而樂雖有符瑞符瑞不足徵也叙於至理表于畫圖以警好祥之心焉

欹器圖序　同前

欹器之制前書詳備之焉欹器之象畫圖得而玩也觀聖人之制意蓋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資於座右以爲明戒仁不足以濟衆惠不足以利物禮不足以齊俗信不足以質疑亦猶器之虛也虛則邦國必欹社稷必危矣以貴傲賤以富驕貧以衆暴寡以強凌弱亦猶器之滿也滿則福祿不保殃咎必至崇高而有禮富貴而能儉功業顯赫而好讓智能敏博而用謙亦由器之正也正則國享無窮之祚身享可大之業是以君子勉勵於道

德而禁抑於過差身者禮法之器也天下者邦國之器也當置之不敢不覆之地若慮其敗且覆也則汲汲於宗道祖德以實於仁孜孜於懲惡勸善以實於義切切於以宜制事以實於礼違道於踐言顧行以實於信信不實則生譎詐譎詐既生則在國不可以發號施令在軍不可以盟衆誓師禮不實則生僭差僭差既生則爲君不能垂法而立制爲臣不能抑非而戢過義未當則上下疎焉上下既疎則尊不可以和於卑也貴不可以利於賤也仁不實則道德薄焉道德既薄雖有誠信之言不足感人之深心也雖有禮法之政不足齊人於至理也徐偃之亡仁不足也陳恒之惠義僭上也晏嬰之儉禮不足也尾生之死信太過也堯之茅茨土階禹之卑宮菲食蓋以恭儉而持富貴也桀之玉盃象箸紂之璿臺瑤室蓋以盈滿而致傾覆也所以箕子演九疇之書有建皇其極之道帝舜執兩端之理有過猶弗及之言故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功兼隆高者守之以讓勇

悍果敢者守之以法度豐貴榮者守之以儉約恣情踈慢者勵之以勤昧闇迷惑者鐫之於學貪冒縱欲者示之以廉諂諛矯詐者束之以正讒毀告訐者抑之以默懦弱怯懼者奮之以氣然後進於道深於德動於敬覺之間則修身之理備矣

大樂圖義序　宋景文公

臣聞至樂之作也本于天理蔵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物假故採和以爲金石音之所比曰曲聲之所集曰音細大得所曰平驕淫不入曰治然後詩以文之舞以動之歌以長之盛薦上帝外配祖考邦國以和神人以諧疵癘不作陰陽來燮君子得其道小人得其欲樂之時義其至矣哉昔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塡篪寄伯仲之睦琴瑟寓士義之思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非爲娛於耳目取玩於性情而已道喪文弊世變風移玩其所以爲音略其所以爲義去易良之轍迴回邇之波或靡或濫

或流或湎不節繁碎秦漢增華新樂遂興而至樂隱矣是以宣
尼皇皇表奚去乎之嘆子夏勤勤納其非聽之說而後新聲盛
於漢世雜謡謳於江左或器亂於隋笙吳出於唐歌國教相
沿民心積習相聞浸淫之尚不見雅頌之全是故衆邪勝正群
離散朴而人不可與言樂矣夫古樂今樂大略可詳古之樂也
考中聲而求之洪主均以生之故黄鍾九寸而爲律本其爲聲
也高不凌下不犯從容舒散清明博大隱然常有法度而在節
奏之中故聽之者喜不入蕩過不至哀今之樂也大則倍之使
不及聽小則促之務以爲玩獨外餘濁清表增清故其爲聲也
或震蕩或催殺去本律犯它聲繁絲曲折以爲要妙蕩然無有
法度可尋故聽之者賁則驕極而修隨溺欲而哀衆其不可
也如是夫天地之合自有中和之境以寓大樂不至者其聲亂
國之音是以過之者悲哀亡國之音是以聖人之常据中以御
兩端故適合最殷聲出音入耳和聽非不世出之主甚盛德之君孰

能支壞千古以示來裔欽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丕紹景歷勒經大猷百度交脩九歌惟序因大常畢曾周王朴所製律準遂推正聲別製新曲出入韶勺軌度英莖彼之絃匏絃匏以協形之篇籥篇籥以調發而不散幽而不密德全而文嬴氣盛而化神太和蕩然四極要臻而有司孤陋乖戾旁荀勗文收孝孫之學不足以奉承盛德擁海靡涯步天無階力誦耳剽尚所未暇又況致望清光助万分哉然乃知前聖後聖未嘗不垂意於成功留神於作樂因律以本万事即音以平八風蓋樂樂所自成明有制也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作樂之本非律不生非聲不協非音不厲非均不諧而史氏樂家所傳至廣聯組圖秩廣內或未從帝覽或有類書程紛綸蔵衰弗獲其要臣竊不自揆輒推本前人六律五聲八音七均之說及三大禘所用之樂并古今宮縣升歌之異上列為圖後詁其義并今樂署關典所當釐補者更為雜論七篇附焉總目曰太樂圖義析其卷為上下惟

歌舞於律呂者遠故不著于篇臣又聞先民有言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陛下致縱聰睿昭合天德樂之元本已知之矣而臣重以爲言者乃惓惓於忠亦恐不出位以備稱官之一說云爾淺聞於學懼一不足采註已

帝王世次圖序　六一居士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愼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愼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

自許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
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
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
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
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
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
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
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
父異母之兄弟而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
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
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
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
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

夫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謬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與其理有所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

八十二年適九十五年則當鄉試之初年尚纔六歲是舜為堯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之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系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登科記序　蔡端明

閩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元魯名為世所貴重後有泉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氣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士紛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輿成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辭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仙游纔為中縣然鄉閭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道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貨其失中而莫售者尠矣每朝

廷取士率登科言之舉天下郡縣興有絶過吾郡縣者其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答策苟仕宦哉是必先乎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廖君丞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俾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予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按籍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謬矣者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求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矣獨吾亦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故廖君素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累有鄉里之舊屬之俾序其事某既道其所以非敢尊譽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明堂定制圖序　李直講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
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
出參差不同群儒講論張各信其習後學補綴何所適從臣雖蒙
嘗竊議於斯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
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
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
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
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
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
事殊制乖謬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
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
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按大室四角以爲四室

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土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之明堂圖者是也按秦為明堂位復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殊不知今觀月令明堂有十三位无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數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鄭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牀謬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耶五帝耶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比殺其意義要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二位林既以此說太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八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太寢青陽明堂皆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

堂廉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二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為其說以為二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又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二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堂[illegible]子午如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illegible]名猶十二位不俱置之室所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二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講所以建立之規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皆處又各可

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
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
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患大禮之淪亡憤先
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王其精以月令為宗而采
周礼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不
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
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廟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
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
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户牖之數今雖圖象莫
存取按文察之謐之所言稍有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
四角缺地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謂東北隅之二筵便當為青陽右个
及明堂左个次徙皆做此其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
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
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

辰殺羊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以爲考工記盛德記
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幽顯訓傳之士
泥文大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褰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
九而效之且以月令之文最爲明著輒亦取以爲本而通之周
戴月令秦人所作皆追述先聖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明事不合周法者皆呂氏以古道衍之時或損益
形之古制謂也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上圓法
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
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
於事理因亦取之且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
數東西九進南北七進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
進半南北之堂各深三進半右堂室廿六九進七進之內則鄭五室之制從東至西
三至深一乜文三尺五寸六進之北外東堂上有一進半西堂上有一進半
堂各數半進深四尺五寸若上言堂上之階廣爻法室中之丈尺
東日青陽南日明堂西日總章北日元堂五室九室二進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

達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達中央方
二達之地既為大室矣欲達大室南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
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處方二達之地四角缺處
又各處方二達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
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
四位上各畫方二達地以与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
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室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亦皆放此或問於日日經所胃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大室在其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伯有謂太室四旁垂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太明曰太室四旁垂地既不得不有垂地既有垂地而太廟去太明之太室四旁垂地非太廟而何故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之達之地何以得去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文曰中觀日子四倫廟不為室而為中太廟所通者何哉自斷曰中觀有子外太于竹卯西又各名大廟而錯之貫挖擬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
隨廣方二達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
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

堂上兩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闥也以廟之與堂當有牆以隔故各為一門此謂之闥者八門以太廟所出故異於羣室之戶又變為異者亦以廟門旁夾室中之牆也四廟九室共十二戶位而白虎通云上堂當是路寢中安日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太室四旁二也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万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堂也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太廟日午太廟也或聞於日太廟室四旁各二堂之地所為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尊嚴仲月向不止於此匪惟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堂地以為太廟之名哉臣謂曰太室四旁各二堂以此二堂為太廟而當子午廟之位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君以此二堂為室何使為子午之位羽余二辰又不正矣與未達太室而南為室向異哉抵午室象前之二堂便為加位聽仲春之朔南前二堂堂傳與仲夏則其包二位極過在東南之外角豈質當者不明堂之左个之上此以政各於大廟之外別取二其外仲並列而假太廟之名可並列而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堂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唯月令則皆有矣然非首

旁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欲於事則不便外啓今觀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頴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輿觀其本意當位要南門之文

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且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古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古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則古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举宗廟或举正寢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衷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李永之莫有非者且愚竊謂之不然矣古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旅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

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
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illegible]
[illegible]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
祖也而以巳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朽鄭之
此說並由肖臆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
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
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
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奕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
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
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
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
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
大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設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非

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大廟矣天子太廟而
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于帝告朔為僭故周衰以人臣
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衛其非
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歟曰無明文然太史職太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
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
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擬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
居門終月蓋止是聽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徹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
三者同制妄耳教樂以言之出文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
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准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
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
注亦與是相合夫謂明也當在國之陽專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獨散先王大法散
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從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

迄乎有唐布政之宮屢議營繕而規制爲圖莫合聖制群議交
馳將正之明君賢士款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茲
大典輒敢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瀆太平僅百載德義允洽
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親耕籍郊見上帝遺文逸典於是
交舉華祀之來殆將終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
雖賤微亦願此時稍得竭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
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
堂共七筵中央之幽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
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
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
四廟共十二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區距陳
兩旁各爲八窗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蕭嵩義
二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即之內本無
殿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說明堂宮方三
百步自可四面延置也或闕以臣日華庫雉應門之等四面皆

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之面皆若王制寫無東西
偏比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以殷四方而寢門以外諸門
不改焉耳又問曰既去歲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僞
三寫誤門之名何也曰因日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祖亦以之
所出故不與王寢同制也者限內各通出入亦皆圖九流法象
但以天子寢所居宮故以王制故殿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象

汎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
號曰明堂制圖為穫撰私衷垂戰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
字室之高卑士大夫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
比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悉也與議國容卑當殊死謹上

五宗圖序　同前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
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
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

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
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
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
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秖據正躰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孫繼世爲君而
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
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
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
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
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巳
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
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
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巳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

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別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爲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爲二子以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比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爲小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兹復盡注

贊曰吾於五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躰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兄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

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生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故罔表
法乎斯道以亡庶亢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謝
孫則志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
天下乎故藏書牘館脫幸存其略而字者弟之宗五且篇焉故
表之以圖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一

序

圖籍序一

明天曆序　　奉敕撰　　王岐公

曆數之起上矣王者尊天養人制事施法一本諸歷今夫曆歲者月之積月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月以定四時並堯之遺法也方堯使四岳歷象日月星辰而眾功咸熙後世豈其法盡廢然而禍災之薦臻將其數之失耶夫數於天地之間終而復始用之而不窮非積學不能考知其術而節序之所失非數窮也歷之失也且物銖銖而較之至石未始不差況仰察天之三辰以候歲時寒暑之氣又推其薄食凌歷風雨霜雪之變其理至遠也久而不能無差其差則事易壞而不可久用也宋興百年曆四改矣曰建隆應天曆曰太平乾元曆咸平曰儀天曆天聖曰崇天曆鴻惟皇帝陛下承一祖三宗之烈欽受天命即位

之始徵晷考天地四時之極以端大本為萬世則據舊曆氣節
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乃詔殿中
丞權判司天監周琮司天冬官正王炳監丞王棟主簿周應祥
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復作新曆凡三年始上其書既而
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其諸生石道李遘再陳其家學又詔翰林
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
上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月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
暨道等所立殊疏闊不可用獨新書為最密夫聖人因天地之
命以厚生故歷失必究其微將以奉順其氣使雨暘寒燠風之
不時則六極於是乎銷而百物於是乎蕃矣然則歷本之驗在
於天其於生民之道顧不重歟其視四時者當察其斗視四正
者當察大安觀一歲之重者不在此書乎凡新歷經三卷義略
二卷立成十五卷考驗經備草五卷考己十曜細行一卷賜其曆
名曰明天

牡丹記序　　東坡先生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皁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事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

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一南巻傳覽強記遇草成書非獨出冊也

皇極經世圖系序　康節先生

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无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生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物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息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

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化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覩矣以大運而觀二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四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畢設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乱興廢皆不能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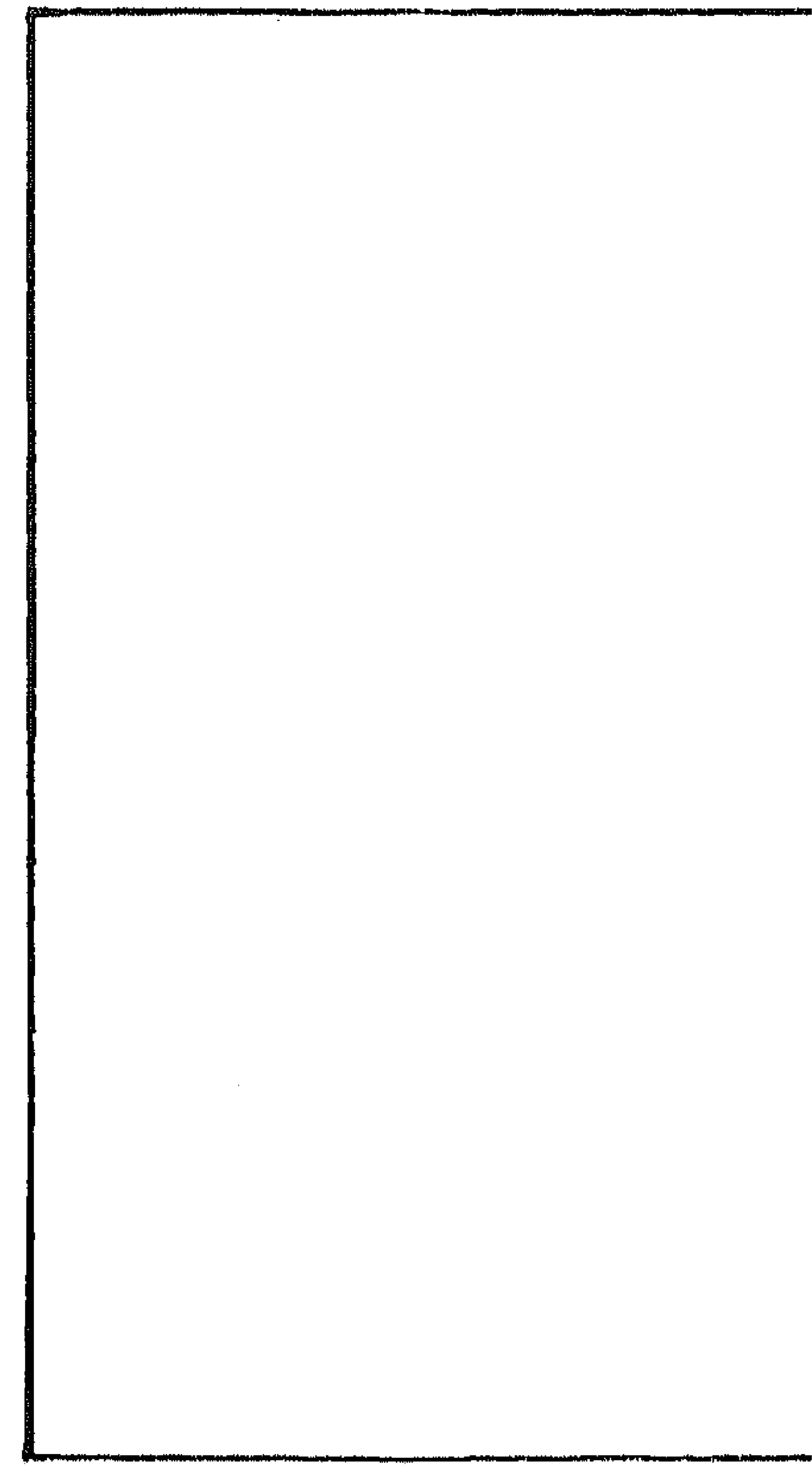
乎數也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太剛為火太柔為水少剛為石少柔為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之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陰陽剛柔之數更唱迭和各得萬有七千二十四謂以百一十二乘百五十二又以百五十二乘百一十二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再相唱和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六謂以万有七千二十四自相乘是謂動植之通數本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

財退而本藏則幾入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有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運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寒暑晝夜變乎情性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飛走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惟誠之謂乎凡在天地之間蠢爾生息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万物之理昭焉順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夫氣下降地氣上臨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

後物生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厚或薄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或成其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聲音為其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于地知聲音之數而後万物之數類矣知聲音之理而後万物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万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惟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方物為一身善救物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陽之陰為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得之則為明哲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柏石類得之則為金玉万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粗地有[illegible]

人類得之則為妖孽飛類得之則為梟鴟走類得之則為豺狼草類得之則為至毒木類得之則為不才石類得之則為礧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至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凰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廡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以逆氣之應也逆氣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明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故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游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不變物不能違時故

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惟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唯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乱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乱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尚中乎故聖人删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年之事繫之以萬世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爲治廢之則爲乱用之則爲中國捨之則爲



原缺

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仁義禮智人道具
矣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新圖以皇帝於仁宗固當服斬衰也於真宗則齊衰不杖期
也於太宗則齊衰五月也於太祖則緦麻三月也若仁宗之服
誠合禮制矣若真宗太宗之齊衰太祖之緦麻是以親服而言
而不以天王之服言也夫太祖太宗真宗君天下傳万世在皇
帝爲之服斬衰此所謂以義制者也親親尊尊無重於是矣新
圖以齊衰緦麻爲服是豈達禮經之意哉故曰不重太祖太宗
真宗之服其失一也何謂不分濮王之族以五服敕云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其兄弟大功九月然則皇帝爲濮
王之服異於爲濮王諸子之服矣爲濮王諸子之服異於濮王
諸孫之服矣新圖以濮王子孫合而爲一無以別其等降故曰
不分濮王之族其失二也何謂不載兄弟之殤以五服敕云爲人
後者其爲兄弟之長殤小功五月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緦麻

三月開元禮喪葬令文皆同其說蓋出之於儀禮喪服而新圖略之故曰不載兄弟之殤其失三也何謂不著祖免之親案禮記大傳曰名著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鄭康成云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兄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也又案律有八議一曰議親釋謂皇帝祖免以上親刑統云皇帝祖免據禮有高祖兄弟曾祖從父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四從兄弟是也且五世之親旁通而有十一刑統止著其五識者猶曰未達況又全而闕之哉故曰不著祖免之親其失四也何謂不名正統旁親之制夫正統之服天下之通服也旁親之服大夫則異於士庶矣天子諸侯則又異於大夫矣按禮記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康成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也孔穎達曰大夫

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着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親之喪則為服也又儀禮喪服鄭康成注云君大夫以尊降賈公彥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又漢白虎通德論天子絕期者何示同愛於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又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其姑姊妹嫁於二王後者皆如都人此所謂正統旁親之制也古者分親所以尊正統也尊正統所以重宗廟社稷之事也雖聖人親親之心篤於九族而旁正之異不可不明也而新圖略之故曰不明正統旁親之制其失五也今別為區分以世次上下旁行而觀之親疎輕重之制其亦庶乎明矣

大樂十二均圖序　　同前

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均則其樂和聲非本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

工師之明於聲律者則能知之工師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放此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漢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者何也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也宮故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方物得所万物得所則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角羽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揔万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万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今若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投圖書

嚳下可以辨吾師之能否將本始交上足以贊聖明之休徵六

亦謹序

劉氏前谿圖後序

前溪先生

劉爲簡著姓居溪之四世祖雁吾季致乱散千金与其子貧書逃山間至五世祖以學行為鄉先生隱居郡南山之陰曰殷溪其園盧泉石為二蜀勝絕張乖崖公詩有入蜀最宜遊簡郡尋山須是訪劉家之句或言山不利姓去之不居今但為遊觀而已先君御史又得地陽安縣北山之陽曰前谿因家焉谿由北山來入赤水即所並長江也路由縣數百步入門門擁松栢千根曰松門進至曰谿門過石橋由石徑以前有以近方來曰客館有松岳幡怪奇離絕花卉曰松龍亭江之唇構以安栢石補之趣于此可以寄傲曰放心閣有戲山而屋如偃月下瞰溪居日月應有新修三經義盡汪熙寧中猜貢按討之日所家賜者屋而藏之曰賜書堂有古聖賢道釋繪像先君所嘗香火于此

曰馨感亭有樾取清勝可以覽遠曰潺湲泉有亭于巖穴如瓔珞可環坐其下曰藤巖有古穴山之上下而居者曰上下古洞有白花而紫者名酴醾又名木香曰木香洞有水下瀑布如飛練曰飛練泉有水四時不竭曰長生泉有古穴如竇陰乎溪橫木以通人曰竹溪有結茅如巢居曰退庵有木果名銀杏蓋蜀所嘉樹者曰銀杏亭有竹叢生而紫者曰紫筠塢有松行列于上曰松崗有山自北來至溪而峯踞且與傾利曰簡寂峯峯有山高出或傳昔人嘗以九日登此曰登高峯山之下即所居攷之圖經言唐簡寂觀之遺址也夫所居安所養足故時而退者得以自遂也舍南有田二頃引泉灌稻歲收千鍾天地不能爲災而妻子嘻嘻雖大閑閑逕也不敢廢先君之宿志將老焉自爲圖畫非希摩詰之輞川亦奚啻廬聊慕淵明之三徑元豐二年正月六日逕述

熈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
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豐是冬凡六物於
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丕文因集
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凡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
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
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守其浮沉
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枝木同
穎之禾而棲翔將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騏驎神馬靈龜之
屬嘩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寔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
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
乃盛德尊行兆奇之士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
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君聰端仁友以文章收科第弟
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
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毋

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則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矣蓋有應之者矣

龍茶錄後序

六一居士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　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家藏以爲寶時有嘉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年月日廬陵歐陽脩序

大觀新編禮服制度序

茶壺先生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噫仲尼之嘆其亦也何也周
世衰道微先王之礼物不修聖人知書不足以徵其文人不足
以徵其献二代典故或幾乎熄喟然傷之意者有志於斯而嗟
時之不我遇是以其仕衛也蓋嘗曰先正言矣其仕魯也蓋嘗
曰先簿正祭器矣正名近乎迂簿正祭器近乎俗聖人於是二
者何汲汲焉先之若不可一日後曾不知正名者礼樂之所由
興而簿正祭器者因獵較以卜行道之兆彼季路方章坊惑焉
殆与非鄉人之子者所見無異其亦不足与語聖人之志也已
右丞宇文公昔並任於大觀丁亥歲始校文蘭臺數月典寶璽
于東省兼議礼局檢討時朝廷遴選博聞儒學之臣討論五礼
公既被命即取秘閣礼類書以備緒閱因見本朝祠官祭服沿
襲唐制其說本三礼義宗抵梧疏略考之六經漫無所據遂於職
事之暇集古今沿革爲祭服制度凡一百有三卷曰冠冕紘組
緌就旒玉以至衣裳繡繪紳韠屨舄皆斷以經傳而闢三禮圖

涉獵依違之說草奏漢以來循襲之舊某半載成編進呈宸筆
獎諭謂討論詳悉當命有司悉從所考定施行仍令錄副本藏
太常寺而復以正本進御府又令樞臣鄭居中宣旨許侍從官
傳錄至政和甲子遂再得旨命新修五禮通為一書嗚呼美哉
公方以一世傑特之資而輔以經綸蓋世之蘊而居得君始進
之時雍容青瑣草封禪之書可也歌聖主得賢臣頌可也不然
則視君相之風旨而求合其意何憚而不為何求而不得迺獨
拘拘然取祭服一事權略裒集而去取之究為一代之制則其
心豈非有然者是必深得聖人有為之志與先王立言先儒傳正祭
器之本無以異矣且以袞冕黻玉帶裳幅舄汝璪韠韍大龍黼
黻所以昭度數文物者臧孫達僅能諷誦大略以諫時君君子
猶曰有後於魯又况討論成書以之事上帝格宗廟社稷山川
風雨諸神之祀可以致精意而貽景福者莫不咸在雖百世以
俟聖人不惑可也又豈特一時諷諫而已耶某恭門下士竊觀

先生盛舉輒歌詠其光輝而系述大略樂与天下誦之庚知公之大志皆本聖人之用心雖筮仕朞年之間已能是正朝廷容典而革去歷代黷礼慢神徇俗違經之陋又况其餘乎彼輕猾好進之士務談興利富國之說而陵蔑礼法謂聖人之言不切於世用者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建炎四年五月丁巳眉陽楊某序

漢輿地圖序

東萊先生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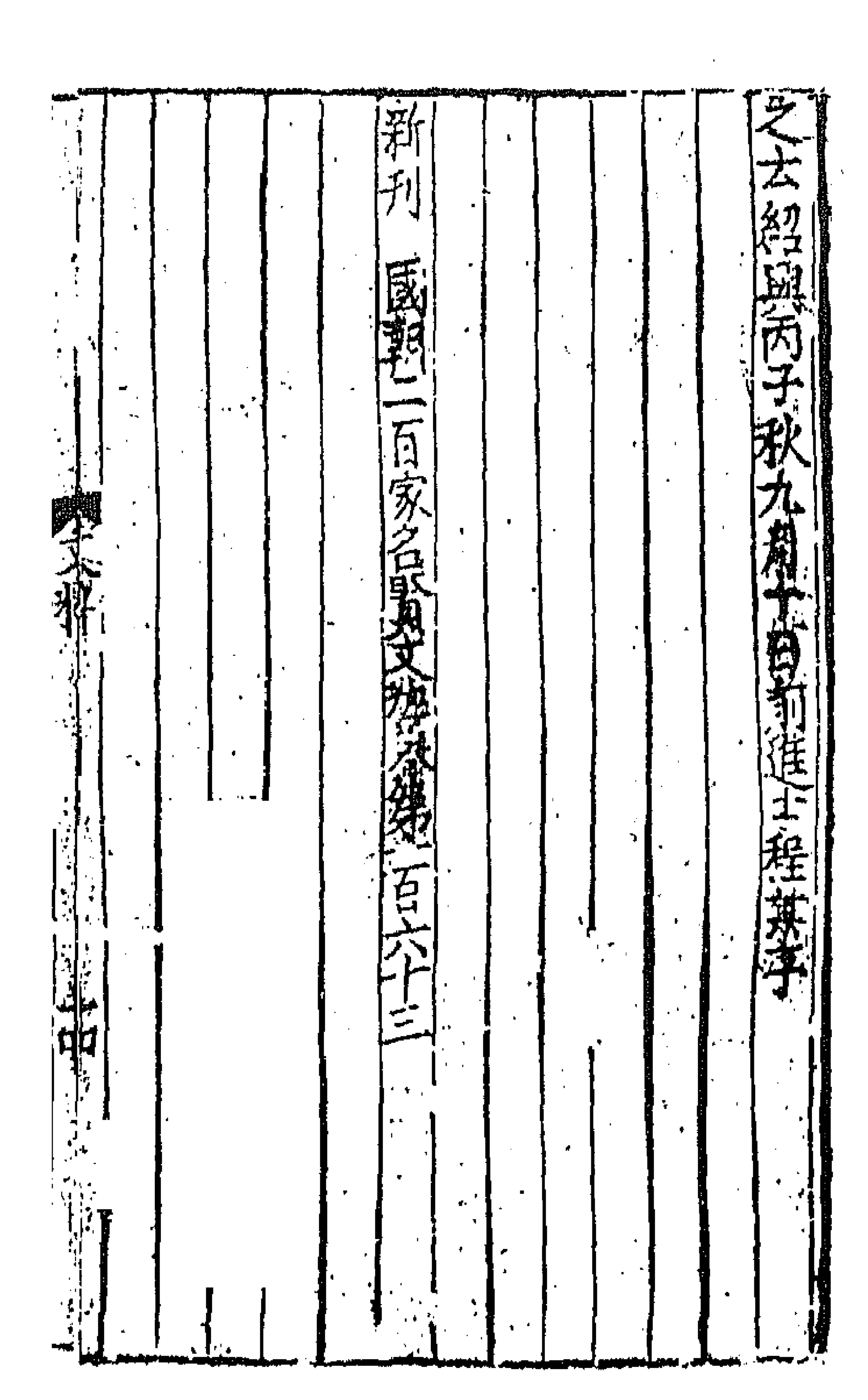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爲藩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爲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亢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復於我有漢今乃八分瓜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悱氣吞寰宇撥亂之志蓋基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

一郡至小而群賊之地突者十倍吾兵至少而群賊之兵衆者百
十倍收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又既有其志則規模
先定幾謀先立非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
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
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
上彼方峩冠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
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收復之志則一披
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
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郡大矣光武之志也其所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右奧鞬日逐王比遣
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爲藩蔽迺立之爲南
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
所紀皆爲臣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
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儒榮圖序

金華先生

眉山之士以儒爲世守先時有綜類國初以來凡登科之名氏離而爲圖目之曰儒榮其後缺然莫繼今楊君偃乃攟摭附益之無遺焉再三求以發其端某曰圖中之尊行有父兄在其材猷學術不當從其論然而聞之儒莫盛於東西京亦莫盛於東西京圜橋門而觀聽者至億萬計是皆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而在外者彼誅呂安鬻權詔立官曾非稽古之力此無它其專心於發策決科其卑者以緣飾吏事而其效以取車馬印綬而已嗟夫吾儒之真顧果如是耶惟三蘇先生在天民之先覺司人文之懿命光明卓偉照耀千載向際會圖盡哉無愧而高出漢郭誠可爲榮矣以子雲之說教之殆將無敵於天下豈獨以詩一國哉昔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其居相近而猶能音氣之相同若此況道德之所被淵源之所漸百世之下亦將與起故某深爲方來之賢發道



之去紹興丙子秋九月十四日前進士程棐孚

新刊國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三

序

送別序

送張司寇序　　諫議田公

兗海之地降婁古封洙泗爲夫子之鄉龜蒙啓伯禽之國聖主嗣位欽元是憂始命諫官權位觀風之政次以員郎選領擁旄之任唯擒姦擿伏之奇理獄恤刑之司寇主之乂盛其位尚非素諳錬於政術善精究於刑章則安能塡執政之虛懷伸循吏之歷試也清河張君耆經史之學衆人推之曰鉅儒懷經緯之文識者目之曰奇士晉副天階之選光有士材之名宜乎彯華纓列清貴出則僕皁之命居則朝丹墀之下然後逡躍福必試諸難君子不器何所弗適朱紫鄒魯之舊俗詩禮教之遺風凡適茲土以從官亦同志之相慶爾月旅春仲景融韶光國門之東官柳初綠漢將河梁之什江淹恨別之懷俱寫於詞以爲祖

道其言曰余嘗觀俊茂之士居廉秀之中未嘗不以兼濟天下爲心逮乎獲大常之名居初命之秩束縛迫倩壯圖消磋何暇卹人之憂而拯人之急今皇帝閔生民之利病精進仕之才能故命天官課以判第取其善者然後用之君始以文翰升甲科又以書判爲高第於主帥有嘉賓之舊與小諫爲莫逆之交仕之遭逢何厚於此幸識量之通變器局職之高卑汲之以仁勿忘兼濟之心也

送陳昭華序　河東先生

王者不出刑政廢焉則戎狄蠻夷盛而交侵于中國矣聖人既没禮樂壞焉則楊墨老佛盛而交亂于大道矣子見治于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蠻夷是能侵之乎嗚呼大道獨不明乎聖人没也久矣禮樂壞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楊或墨或老或佛交亂而溢天下大道猶中國也楊墨老佛猶戎狄蠻夷也國治而道不明楊墨老佛居侵亂也孰謂吾兄能哉於戲君子之言知

吾有無能鄙哉乎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乎吾

曰有是也子之言乎吾亦曰有是也吾不自知其是之是與非

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又何若乎數君也謂吾復乎聖

人之道則楊墨老佛之言未嘗不足能果復道哉子曰見義

不爲無勇也吾竊乎當之力于大道焉然乎聞其陣乎能有勇

敎轍之則勝于戰矣吾猶陣也斯有勇焉先將舉其力而殲其

楊墨老佛子與諸君何公且惠我之言而轍于吾復于聖人之

道也而後畢矣子往見諸君爲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寔序　　　河東先生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欲古道各各不相推讓

自作氣意夫負于人未知于已眞何如也嗚呼口是而心非之

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眞好于韓文者也

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嘗思生之言與患其道不行于人文

不顯于時矣生從何而得于吾不欺生之知也生不欺吾之相

者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毀吾各見容之者乎君子坦然于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同在合古聖賢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沉移于德而已矣遇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道同者果知之矣天下至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類生者望于吾乎務于德而敏行之衆衆出于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者之資也若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吾也終不為不善者所負之耶夫脫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縱于今而不得之必于後也在矣生無戚戚而自憂之可也道乎慨于天而不可期命乎慨于時而不可知能朋之與知者在于吾之所欲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謂廣其餘者乎李生勉乎哉無以世為屑屑而已焉滿終吾徒也

送田錫韓丕序　張忠定公

宋皇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致正治爲太平先是用頌天網羅英豪以至中夏荒徼莫敢隱其賢歲貢于闕下者五千輩號秀異者五百人合皇帝頤壽策問金殿有以妻前法之弊得賢之叔取得之亟用之堂陛釋褐列命監曠古哲王審賢進用之蹟莫若斯之盛者也乃衆驩唱流震天下九河之閒而聯數族至蟄戰性愚嵌狂無與人事故不果知階青雲者若之賢乎韓四二生頑歟其撰擬其言非仁義不出口行非仁義不復文彩純正争走造化嘻可畏也如天頌首多賀明天子得賢之實有若是哉是行也衡亭千里之邪可以揚大帝之風達君子之志倫民有使數十寧有者耆入侯其化行而希願者來上都予即磨其風度如何尔僕素癡在卿江山匪遥亭柳蒼黄卮酒泛淥壽酣即去勿作兒女子之訣也

送張詠序　雷夏丕生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邑化爲縣縣有政聽郡

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下微弗得自展固不暇
使風俗之易移也速乎炎漢僅與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
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
也由漢而下吾官益卑故梁諫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
僻在其使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避而不居黷貨利者
捨而自逸苟縣政有關率曰吾將罷致吾邑而適他邑焉用葺焉
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蒞他民焉用易焉獨其視一邑
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郵舍也待日而去固無所惜焉
風行齊同變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致
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
分甲乙科甲科者通選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
使者之車縣政有關得以禮書縣人有害得以專易說者且易
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
之本生元河間少有奇節勉為詩賦外讀書無慮日秉筆為

文治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王命蒞乎崇陽
分君之憂使帝志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汝流之南
都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
思古悠悠棠有鳩琴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
之氣維江湯湯鑑容襟袖維山峩峩媚人戶牖鱠得鮒鱸薦多
稱袖華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紉冉去亦

送孫何序　　雷夏先生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是而
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華不復古宜其有
自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
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窮究經旨造次顛沛不
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為己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
是余自東觀移直鳳閣同舍紫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
進士孫何者耶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

以生之編集示余者凡數十篇皆凱歎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
真博物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
于司徒之職使班固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
論明君臣之分究何之說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
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
且其數千万言未始以名第爲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
識其面而類文其心者有日矣今年李生再到闕下始過吾門
博我新文且先將以書十若尋常莫不人恂恂然執先後礼何
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温與夫向之著述相爲
表裏則吾事之吾窺四教之文行生實共焉宜其在布衣爲聞
人登仕官爲循吏立朝爲正臣載筆之良文司典謨備顧問爲一代
之名人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爲贈
余非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與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爾

送宋歲嬀進士還鄉序　　富春先生

工之良者其器利士之良者其藝備明聖道尊主取覇仁義之文也騰光躍價擢名取第彫篆之業也屢試進士觀頌於策論呈才於詩賦策論高者稍近於仁義詩賦精者未離於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雖古用道較藝之術猶更守唐代得非仁義之文道大而詳難彫篆之業功小而見易道大而詳難則學者必寡而辯者或可泊其所守乎功小而見易則學者必眾而擇者所得猶其所聚乎歷觀貞元元和之際非文章大名於後者未始不兼善其事故其發策決科如取諸左右前後自長慶已降則文賦詩雕為三家專門自高迭相訾斥泊束於程試則狼狽顛頓失其所負乎有聲華籍甚而垂首場屋者得非見有所未至乎予嘗患得才有餘力學文偏見或古或律無施不可者而與之游亟指其籍而冊一二浙國朱殿學仲方秀出江表士人中傑然若石之玉而羽之鳳觀其文有柳柳州之奇與皇甫湜之峻發觀其詩有賈長江之諷諭許昌之清新觀其辭

有獨孤授之氣格李繆公之親切知言者謂仲可當擬斛王府
甲天下士無何訪儁踰津為假收辟公從事陳君知己之故盈
軍無薦書來上京道出許昌再錄文盟獻其前高說累日而後去推
枉之際摛藻為餞

送光化縣尉連庠序　　河南先生

自西師之興金帛糗糧之積凡資貝於兵者甚費益廣鐵革榦羽
之用凡資於兵者甚亟益衆貴之廣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
數則吏之苛刻者進焉上仁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於
郡縣由初仕至于公吏酋偃莫不以是爲治之優爲政之先於
是吏之彊者益肆弱者亦趍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弊利以
誇精嚴明以治勤有以治體爲言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
所以濟國務兵之要豈體之爲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爲吏者
亭當然耶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嘗其爲吏之術大緊
本於仁而達下之情其於民也知利之與寃之而已職事無廢

也期會無失也者於古之為吏者當以良稱而於今未得以材名也蓋治古昇平無兵也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資於民役於民者必視其貨其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歎者吏為之也吏豈喜擾耶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貴良吏則民遂其生雖君子不可以刑回故樂與陳君盡其說

送張生赴舉序　　終南先生

聖人之旨總著乎經經之旨或隱乎詞求聖人之旨則窮乎經而味其辭湛乎思而一其信斯所以求聖人之道者也觀乎易則知道準乎天地通諸變而不私春秋元經則知帝尊乎萬物誦其邪以守正書訓誥則戢規戒慎德業詩雅頌則勸忠信諷淫感然愛其旨賢其辭也獨先元經何哉蓋文武變化皆本乎正正者正天子之尊者也蓋元經大旨在乎興正王室抑弱臣丟强削强罰亂故曰而月之則稱王正以冠其首夷而狄之則擯

王標以顯其辭豈非聖人立正之微言耶今之文求乎正者必宗乎經宗乎經必尊乎天子立國家爲事則得其正矣其或高桓文盛管晏者其亦不知經言遠矣孟子賤諸侯而以道獨尊有仁義而已蓋有志於聖人者矣張生誦書樂文亦求乎正者也始來秦中見其容則崖然以肅觀其文則蔚然其明今將東行效其文于天子之庭其道之果行則斯文也將議乎公卿之末使予得不為子而言乎

送任明遠東還序　終南先生

聖人以皇王大中之道示後世俾賢者循而明之以為致君澤民之資非欲誇耀乎古有能卓然屏去異說扶持聖教自孟子而下止於二三人而已至於楊朱墨翟許行申商釋氏之徒不入于彼則入于此何其紛紛也得非去聖彌遠人尚浮惰不然則聖賢授受之際何其難哉河間任明遠始求學于余見之冊中識其所尊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則必拳拳而服膺焉論其言則必

然而自得及見楊墨申韓吾昌焉避聚雜流邪之說則指摘章句
憤憤然若有不平之色豈非大資哲明有志吾道則昌公頡頏于此
也今將東歸余因餞于東洪之濱洒行而告之曰子嘗見洪濱
之泉始發于停泓嶄巖之間未有所之故聖人有蒙脉之象焉
然發源清潔流得其道復披疏決之力則為淮為河以利潤乎
物浮載舟楫無所不可苟發源壅遏流失高卑復被決導之說
則為潢為污止於沮洳道塗壅塞流田畝耳今子之性其源固清
潔矣子之行所向固從道矣然今之世多釋佛所謂楊墨韓閩
釋氏之徒壅闕吾道者紛紛皆是今子去此要在詳擇而固否
之慎疏決之說則余將見子為海利潤方物浮載舟楫矣無濫
入於潢汙也

送粵雖司南海序　　碧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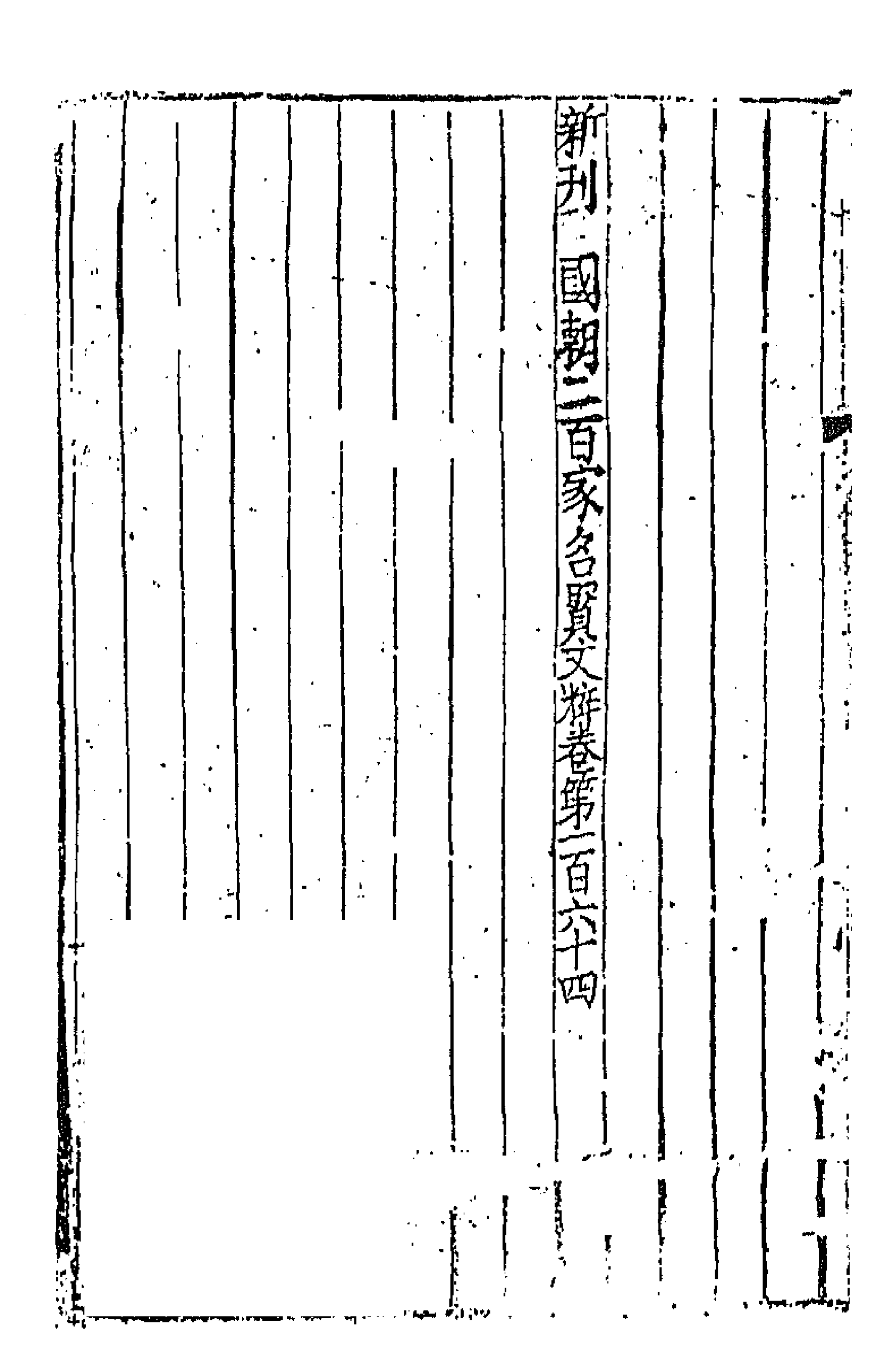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今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
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者悖於理者而必言此已之

可為其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必何其可也曰審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歟當公而輔之不賢歟當直正彼之枉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所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得宰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耶強出白黑以為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寧不吾專力與為敵哉遂偃柔爲若附離唱和取容苟免其咎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曾君以辭學中名首邑佐而諸郡幕以能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閫其長則天子諫官賓接僚屬萬端必全正與直用是知佐志必一行苟

上下惝公以從於理乎見南海之政猶追於古而無荒夷之民哉
汝其勗也

送呂公初序　　穆先生

爲書須汲汲於敦敦未至則更而去之矣哉學者也願爲之致蹈
道自樂而不變屛幾君子之言者邪與其進而安不若困而留
之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爲名進士十五年僅得擢一
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起走塵垢者不勝其苦者充充乎毀
願未嘗爲可憐之意不識謂其甚去然豈免誹毀乎知其道固
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吟以致羅發於中而
表之也或爲蹢躅乎以家艱去之後于重其別先行以告且慎哉
也發則豐華且將又豈惟貢於公於賤用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四